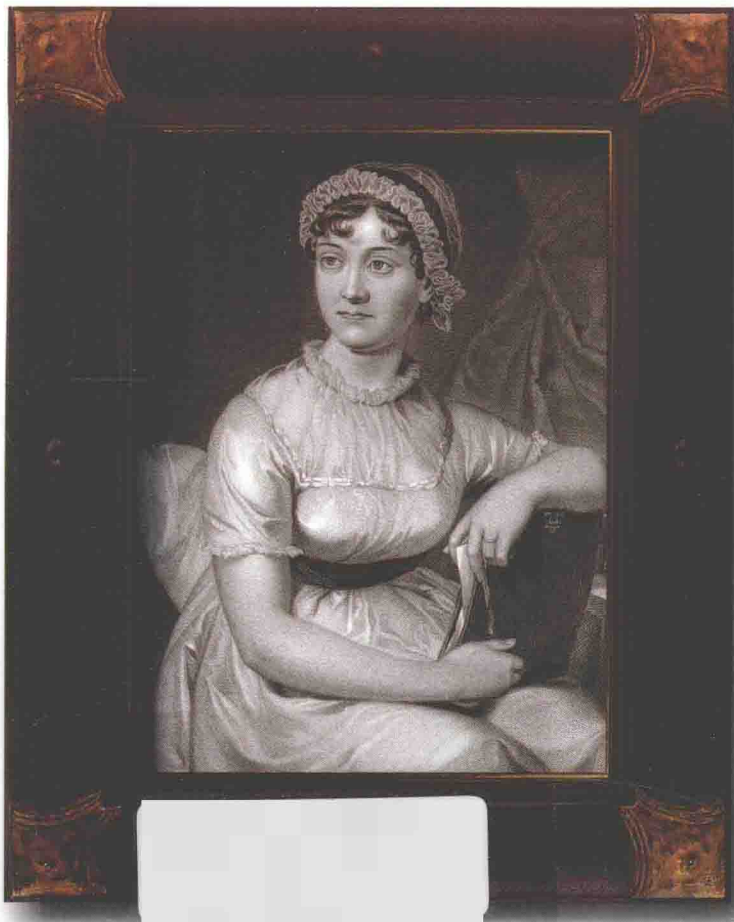


【了如指掌·人物馆】



了
如
指
掌

简·奥斯汀传

嫁给文字的女人

【英】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 / 著 岳玉庆 / 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简·奥斯汀传：嫁给文字的女人

[英]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 / 著 岳玉庆 / 译

A Memoir of Jane Auste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奥斯汀传：嫁给文字的女人 / (英) 奥斯汀 (Austen, J.)
著；岳玉庆译. —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12
(了如指掌·人物馆)
ISBN 978-7-5392-7246-7

I. ①简… II. ①奥… ②岳… III. ①奥斯汀, J.
(1775~1817) — 传记 IV. 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4399号

简·奥斯汀传：嫁给文字的女人

JIANOSITING ZHUAN: JIAGEI WENZHI DE NVREN

作者：(英) 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
译者：岳玉庆

出品人：廖晓勇
策划：周建森
组稿编辑：万哲
责任编辑：万哲
特约编辑：丁纪红
装帧设计：了如指掌创意馆

出版：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行：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330008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0.25
字数：130千字
版次：2014年12月第1版
印次：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刷：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5392-7246-7
定价：28.8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0791-86710427 (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3-382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	第二章 关于史蒂文顿 / 19
////////////////////////////////////	第三章 早期创作的开端 / 37
////////////////////////////////////	第四章 离开史蒂文顿 / 57
////////////////////////////////////	第五章 伟大的作家 / 73
////////////////////////////////////	第六章 处女作问世 / 85
////////////////////////////////////	第七章 隐姓埋名的生活 / 97
////////////////////////////////////	第八章 声名鹊起 / 113
////////////////////////////////////	第九章 关于简·奥斯汀的评论 / 121
作者简介 / 1	第十章 纵观小说 / 131
奥斯汀家谱以及生平材料继承 / 3	第十一章 简·奥斯汀去世 / 137
第一章 奥斯汀家族 / 5	

作者简介

作者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是简·奥斯汀的长兄詹姆斯和续弦玛丽·劳埃德生的唯一一个儿子，他出生在汉普郡的迪恩教区。1801年他两岁时，祖父从附近的史蒂文顿教区退休后去了巴斯，他的父亲便成了史蒂文顿的牧师，因此他们家也搬到了这里。这样，他和简·奥斯汀在同一所房子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在温彻斯特读完书后，他去了牛津大学的埃克塞特学院，1823年获得牧师资格。后来，他也像自己的祖父和父亲一样，当了一名乡村牧师。上中学时，詹姆斯就写诗，甚至开始写一部小说，还受到了简·奥斯汀的鼓励。1817年，他代表父亲参加了奥斯汀的葬礼。1836年，姑奶奶简·利·佩罗特去世，詹姆斯继承了斯卡利茨的地产，在自己的名字后面添加了“利”字。1852年，他成为布雷的教区牧师，布雷距离梅登黑德不远，他一直生活在这里，直到去世。詹姆斯是出色的猎人，1865年出版的《维恩猎区回忆录》，大获成功。于是，他在1869年春天开始创作奥斯汀回忆录，素材主要来自表妹安娜·勒弗罗伊、妹妹卡罗琳·奥斯汀和叔叔亨利·奥斯汀的回忆。

威廉·奥斯汀 = 丽贝卡·沃尔特

1701-1737

(婚前姓汉普森)

泰索·索尔·汉考克 = 费拉德尔菲亚

1775年去世

1730-1792

伊丽莎白 = (1) 让·卡波·德·佛叶德

1761-1813

1794年死于断头台

(2) 亨利·奥斯汀 (见下文)

黑斯廷斯·德·佛叶德

1786-1801

詹姆斯 = (1) 安妮·马修 = (2) 玛丽·劳埃德

1765-1819

1795年去世

1771-1843

乔治

1766-1838

安娜

1793-1872

著有《简姑姑回忆录》

(1864)

本杰明·勒弗罗伊

1791-1829

詹姆斯·爱德华 = 爱玛·史密斯

1798-1874

著有《简·奥斯汀传》

(1870, 1871

增订版)

卡罗琳

1805-1880

1843年继承玛丽·劳埃德的日记; 1845年继承简·奥斯汀写给卡桑德拉的书信; 著有《我的姑姑奥斯汀》(1867), 《回忆录》(1872)

范妮·卡罗琳

1820-1885

著有《家史手稿》, 在杂志《圣殿关》发表文章 (1879-1883)

(其他6个子女)

玛丽·奥古斯塔

1838-1922

著有《简·奥斯汀的私人生活》(1920)

威廉

1843-1921

跟侄子里查德·亚瑟合著《奥斯汀的生平和书信》(1913)

(其他8个子女)

卡桑德拉

1773-1845

1817年继承了简·奥斯汀的手稿和财物

弗朗西斯 = (1) 玛丽·吉布森

1774-1865

1823年去世

(2) 玛莎·劳埃德

1765-1843

约翰·哈巴克 = 凯瑟琳·安妮

1818-1877

小说家

约翰·亨利

1844-1939

与女儿伊迪斯合著《奥斯汀的海员兄弟》(19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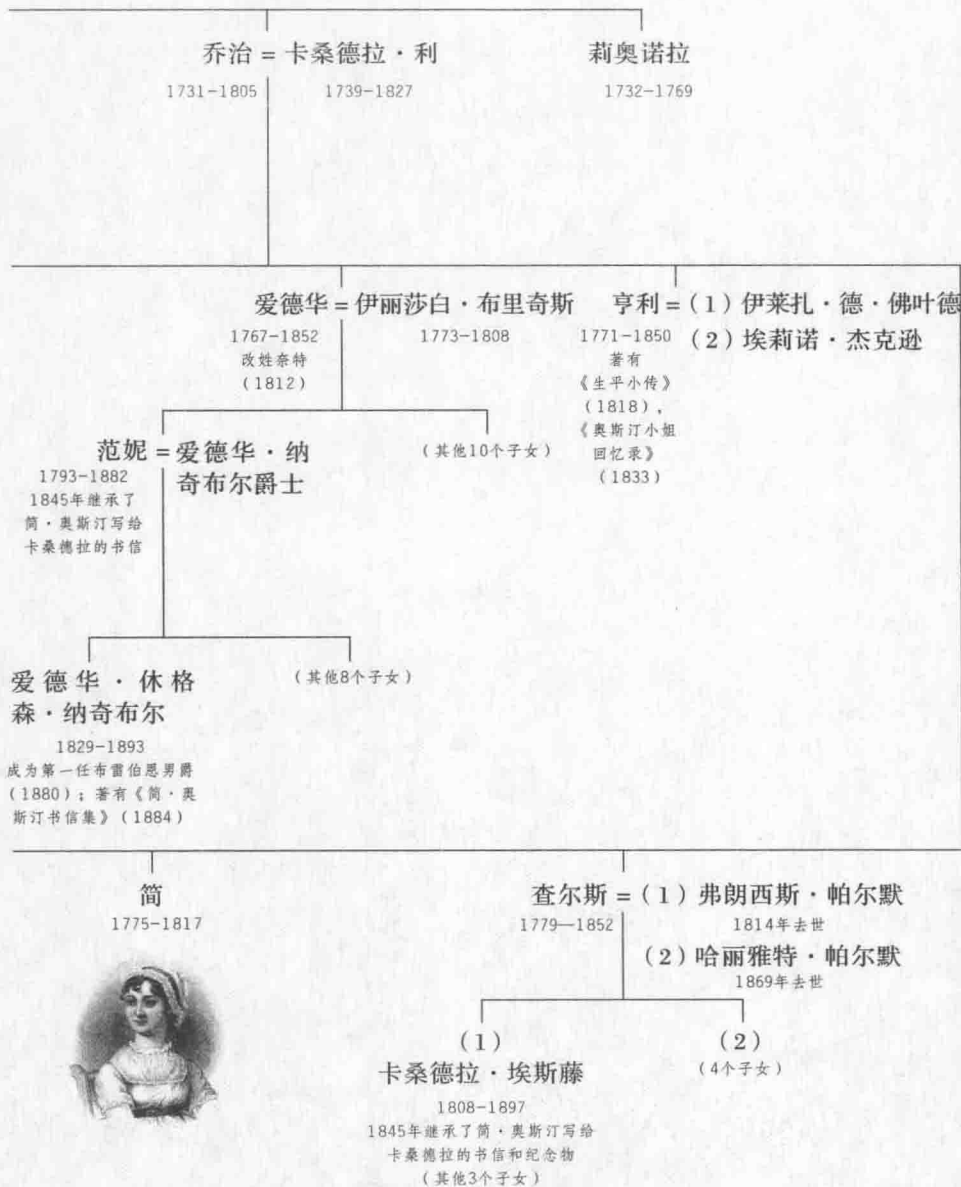
弗朗西斯·索菲亚

1821-1904

1865年继承了简·奥斯汀写给弗朗西斯的信件

其他10个子女

奥斯汀家谱以及生平材料继承



开场白——简·奥斯汀的诞生—— 家庭关系——家人对她创作的影响

1817年，我姑姑奥斯汀的葬礼在温彻斯特大教堂举行，我是前来悼念的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也年事已高，人们希望我还记得姑姑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或者她的性格特征，这样就可以帮助在她去世后出生的一代读者了解她的人生际遇，铭记她的音容笑貌。她的一生可谓一帆风顺：既没有出现什么波澜，也没有出现重大危机。甚至可以说，她生前并未获得什么声誉；在地离开这个世界后，她身上的荣誉才熠熠生辉。她才华横溢，但是并未引起其他作家的注意，也没有接触过文学界，她一直待在家里，默默无闻。如果让我详细描述她的生活，我手头几乎没有什么材料。但是，说到她的为人和性格，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如果有可能，勾勒一下这位多产作家的内心世界，也许很多人会感兴趣，因为她通过自己的内心世界塑造了达什伍德和班内特两家人、伯特伦和伍德豪斯两家

人、索普和马斯格雷夫两家人。这些人都是很多家庭围炉夜话时的“熟人”，大家对他们的情况了如指掌，仿佛他们就是住在周围的邻居。这些人物为人正直，举止得体，充满温情，很多人想知道他们的塑造者奥斯汀是否也具备这些品质，生活中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时是否真的会表现出这些品质。在这里，我可以证明，读者最喜爱的那些人物身上的任何一种魅力，几乎都是简的温和性情与爱心的真实反映。奥斯汀姑姑去世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但是，年轻时留下的印象总是深刻的，即使过了五十年，我忘记了许多东西，不过我仍然记得奥斯汀姑姑是她的侄子、侄女们的快乐之源。在我们眼中，她并不聪明，也没有名气；但是，我们都尊重她，因为她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而且非常风趣。对于这一切，我都是活着的见证人，不过，是否能把简身上优秀的品质讲个大概，让读者对她有所了解，我却没有十足的把握。好在有几个认识她的人还在世；既然有人相

助，我自然愿意斗胆一试。另外，我敢于承担这一任务，还因为我坚信：尽管我能讲述的可能不多，但是活着的人也没有谁比我更了解她了。

1775年12月16日，简·奥斯汀出生于汉普郡史蒂文顿的牧师之家。她的父亲是乔治·奥斯汀牧师，来自肯特郡坦特登和赛文欧克斯街区的一个古老家族。我认为，17世纪早期，他们家做的是服装生意。哈斯特德在《肯特郡史》中说：“经营服装业的人拥有威尔德的大部分地产，这里古老家族的祖先几乎都从事过这种稳定的制造业，不过现在没有几个本地人熟悉了。目前，这些家族都拥有大宗地产，跻身上流社会，有些人还封官晋爵。”哈斯特德也提到了奥斯汀家族，并补充说这些服装商“通常被称为‘肯特灰衣人’，他们人多势众，非常团结，遇到郡里选举，只要得到他们的支持，获得了他们的选票，几乎肯定能够当选”。奥斯汀家族仍然保留着一枚服装产地徽章，他们制服的颜色是蓝

简·奥斯汀的家，版画。



白混合色，被称为“肯特灰”，这也是肯特郡民兵装饰带的颜色。

不到九岁时，乔治·奥斯汀先生就失去了双亲。尽管没有继承到任何财产，但是令他欣慰的是，他有一位好心的叔叔——弗朗西斯·奥斯汀。奥斯汀先生是坦布里奇的一位成功律师，是基平顿（Kippington）奥斯汀家族的祖先。弗朗西斯自己也有子女需要抚养，但还是慷慨资助了他孤苦伶仃的侄子。因此，

乔治在坦布里奇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还获得了奖学金，后来在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也获得了奖学金。1764年，他获得了汉普郡的迪恩和史蒂文顿的两栋相邻的教区住宅。第一栋是慷慨的叔叔为他买下的，第二栋是他的表兄弟奈特先生赠给他的。根据当时的观点，这算不上身兼两个圣职，因为这两个村庄相距不过一英里出头，两村的人口加起来也不超过三百人。同年，他与托马

斯·利牧师的小女儿卡桑德拉结婚。托马斯来自沃里克郡的利氏家族，曾经是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研究员，一直在哈普斯登担任牧师，这里与泰晤士河畔的亨利镇相距不远。托马斯·利先生是西奥菲勒斯·利博士的弟弟。西奥菲勒斯活到九十岁，开启了一个漫长的属于自己的时代，他担任贝利奥尔学院院长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西奥菲勒斯是牛津大学的名流，但是让他出名的与其说是他的事业，毋宁说是他幽默、俏皮、尖刻的讲话风格。他经常调侃自己的寿命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期。西奥菲勒斯是基督圣体学院的研究员，在选举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时，人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于是便选举他当院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西奥菲勒斯健康状况不佳，很快就会离岗而去。后来有人说，他之所以能够长期担任此职，是上天对学院委员会选择非本院人士担任院长的惩罚。我认为，最近刚刚拆掉的面向宽街的贝利奥尔学院围墙，一定是在他担任院长期间修建的，或者至少他

在任期间修复过，因为他的盾形纹章就放在最靠近三一学院大门那个角落的飞檐下面。最近一次翻修已经毁掉了这一纹章，因此“纪念物本身也需要纪念”。

这位老者言谈机智、逗人开心，他的名声不胫而走，传到了牛津大学以外。斯雷尔（Thrale）先生在给约翰逊博士的信中这样写道：“你认识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利先生吗？他已经八十六岁高寿，但是你难道不欣赏他的潇洒举止和青春活力吗？有人告诉利先生，枢密院议员们近来吵过一次架，大法在官敲击桌子时用力过猛，结果桌子四分五裂，他听说这件事后发表的高见一语双关，实在是无人能出其右。院长先生是这样回答的：‘不对，不对。说他劈裂会议桌，我难以置信；但是，说他分裂与会议员，我确信无疑。’”

家里也流传着西奥菲勒斯的一些隽言妙语。有一次，他造访一个从不读书的学者，此人把他领进一个房间，指着窗外颇为傲慢地说：“博士，这就是我研究学问

的房间。”凭窗俯首望去，只见巴斯大街开阔通达，三教九流，络绎不绝。西奥菲勒斯环顾房内，却没见到一本书的影子，于是回答：“先生，说得不错，教皇曾有言：‘要研究人类，尚须以人为本’。”我父亲去牛津时，曾荣幸地应邀跟这位尊贵的长辈一起进餐。他当时初入大学之门，尚未适应牛津的种种习惯，因此感觉校袍十分笨重不便，我要把它脱下来的时候，这位年逾八十的长辈连忙严肃地笑了笑说：“年轻人，不必脱衣，我们又不是打架。”这种幽默一直伴随着他，长盛不衰，而且他最后还亲身阐释了教皇的圣言：“最强的情感，死时亦不减损。”就在他离世前三天，获悉一位老友靠吃鸡蛋治愈了顽疾，最近做了新郎，而且有人打趣说，他是受人怂恿才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马上开玩笑说：“那就希望婚姻不会让他成为怂（屎）蛋吧。”我不清楚，这位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还有晚辈简·奥斯汀和家族的其他人，是从哪位先辈身上继承了这种强烈的幽默感。

乔治·奥斯汀夫妇起初在迪恩居住，后来搬到了史蒂文顿，在这里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他们结婚伊始，便开始照顾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是赫赫有名的沃伦·黑斯廷斯的儿子，在他们结婚之前就被托付给他们了，中间人很可能是奥斯汀先生的妹妹汉考克太太，因为她丈夫远赴印度后就在黑斯廷斯手下任职。格莱格先生在《黑斯廷斯传》中说，黑斯廷斯的儿子乔治是他和前妻所生，1761年送到英国接受教育，但是他始终不清楚自己的宝贝儿子交给了谁，也不知道他后来的情况。我从家人口中得知，这个孩子很早就死于坏疽性咽炎。奥斯汀太太对他感情至深，待他如同己出，因此小乔治的夭折让她伤心欲绝。

这一时期，玛丽·拉塞尔·米特福德祖父拉塞尔先生担任相邻教区阿什（Ashe）的牧师，因此这两位颇有人气的女作家肯定是老熟人。

我写的是大约一百年前的事情，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讲述一下社会风俗和习惯

方面的变化。这也许是小事一桩，但是如同岁月能让酒更加醇香，这些变化同样也能赋予小事独特的意义。最平常的物件，如果长期埋藏地下，一旦挖掘出土，就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我们祖辈的一言一行，即使不比我们每天说的或做的更加高明，也会让我们充满好奇。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意识不到，很多日用品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但是爷爷奶奶那辈人却闻所未闻。很久以来，迪恩和史蒂文顿之间的收费车道就一直非常平坦，但是1771年乔治举家搬迁时走的却是一条马车道，车辙很深，一辆轻便马车都很难通行。他们的家用物品都装在一辆马车上，奥斯汀太太身体不好，坐在车中软家具上面铺的羽毛垫子上。那个年代，遇到葬礼或者婚礼等特殊场合，经常会请一些人用铁锹和镐头把马车道上的车辙和大坑填平。当时，即便是人们心目中有头有脸的人物也还未摆脱愚昧，说话也难免粗俗。一位家财万贯的乡绅问了奥斯汀太太一个问题：“到底是巴黎在法兰西，还是法兰西在巴黎？

这类事情你了如指掌，一定要告诉我们啊。我妻子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跟我争论这个问题呢。”这位先生还讲述了他听到的教区牧师和妻子之间的一段对话，并且模仿牧师妻子对她的丈夫大爆粗口。这位乡绅的女儿见状连忙提醒他，奥斯汀太太从来不说脏字，让他赶紧好好说话。他回答说：“得了，贝蒂，你为啥无缘无故地劝我？这完全是两码事。你也知道，我只不过是这么讲故事罢了。”最近，一位知名作家让人们注意到了——两个世纪前，英国的神职人员比不上世俗之人。如果拿乡村的神职人员跟乡绅相比，这种指责无疑是真实的，因为这些乡绅进入议会后融入伦敦的社交圈子，在几个郡范围内成了领头人物。但是，平心而论，如果拿乡村神职人员跟他们经常打交道的农民来比，情况就不一样了。那些很少离开自己家乡的小地主——这里既包括拥有上千亩地的地主，也包括耕种世袭下来的一两百亩地的自耕农——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阶层，他们都是自己教区的贵族。这个小地

主阶层和比他们高一档次的乡绅之间的差别很大。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所有阶层的人都会有所进步，不过下层人进步得会更明显一些。这是一个“提升”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后浪推前浪的“排齐”过程。《哈姆雷特》中提过“三年来已经注意到农民的脚步头已经靠近了朝臣的脚后跟”这一现象。这可能是莎士比亚对自己所处的时代的讽刺，也证实了社会的进步。我相信，一个世纪之前，大多数乡村教区的进步都始于神职人员。在那个年代，如果一个教区的牧师既是绅士又是学者，那么他获取消息的速度和礼节方面就要胜过主要的教区居民，于是就成了一个高尚优雅、彬彬有礼的核心人物。

奥斯汀先生年轻时帅气又潇洒，老了仍然仪表堂堂。在牛津大学任职那年，人们称他为“英俊的学监”。在巴斯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尽管满头白发，却依然神采奕奕，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他身为出色的学者，把两个儿子培养成了大学生；他在指导其他子女学习的同时，还招

收学生以增加收入。

奥斯汀太太的才华，很多都传承到了女儿简身上，当然其他子女也继承了她的一些聪明才智。她才识过人，想象力丰富，无论是写作还是谈话，都机智巧妙，恰到好处。跟这个家族的其他人一样，她也很长寿，活到了耄耋之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她一直遭受疾病之苦，依然很乐观。有一次，她对我说：“嗨，亲爱的，你把我放沙发上，我就不挪窝儿，一直待在沙发上。有的时候，我想上帝肯定是我给忘了；不过，我敢说，他会在适当的时候来召唤我的。”1827年1月，她过世了，葬在了查顿（Chawton），享年八十八岁。

对简·奥斯汀而言，家庭太重要了，其他人则不太紧要。因此，有必要简单提一下她的兄弟姐妹，让大家了解主要是这些人以及他们的职业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她的作品。当然，让大家了解一些涉及隐私的人物和事件，并不是我的初衷。

简的长兄詹姆斯就是我的父亲，他在